



流金岁月

村庄的过客

◎黄廷付

春节快要到来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曾经熟悉的村庄。

在村口,我发现村庄里来了一群陌生人,他们的装束和我差不多,只是他们的发型比我新潮多了,而且有的还染成了其他的颜色。我感觉似乎在城里见过他们,有点面熟,是在咖啡馆里,还是在西餐厅里?我记不起来了。就在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还用余光瞟了对方一眼。

我们家在村子最西头,我是从村子东头下的车。当我提着大包小包走过那条新修的马路时,看到马路两边站着不少人,他们大都站在自己家的门口,也有后面的人家来到马路边和别人聊天的。这些站在马路边聊天的人都是年纪大的人,我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虽然岁月在他们的脸上、额头、眼角、嘴角甚至牙齿上都打上很深的烙印,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们。

“二爷好,您在家呢!”

“好,好。”二爷笑着对我招手。

“三叔,您今年好像又胖了。”

“嘿嘿,现在生活好,今年胖了不少呢。”三叔眯缝着眼,笑着说道。

“大奶奶,你们都在这聊天呢。”

“呃,你,你这是从哪来?”大奶奶好像认不出我来了,疑惑地盯着我。

我笑着掏出一盒没开封的香烟,打开,给在场的每人发一支,然后朝他们挥挥手,“改天我再来找你们聊天啊。”

我刚走没多远,就听到身后有人说:“这是咱庄上的人吗?还是谁家来的客人?”

“三大爷,您的眼睛不行了,那不是咱庄西头的大光吗?”

“哎呀,你不说我可真不敢认识,这要在大街上碰对面,恐怕也认不出来喽。”

我径直走向我们家新建的楼房,母亲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她看到我回来,急忙站了起来,“光儿回来了,累了吧?快坐下歇歇,你喝不喝水?我去给你倒!”

“光儿,你大老远回来,饿了吧?我去给你做饭。”

“娘,我不渴,也不饿,您别忙了,我又不是客人,渴了,饿了,我自己会做的。”我朝母亲摆摆手。

母亲愣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才又说道:“嗯,你长大了,以前每次回来都说累、说饿呢。”

这回轮到我愣住了,我是真的长大了?还是我回家的次数太少了?我已成了村庄的过客?

人间草木

柴

◎张秀云



“柴”这个字,从木此声,此木为柴,柴自然具有木的敦厚温暖,忠厚本分,一味奉献,成灰泪始干。“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生活必备的俗事里,柴排在第一位,说明它与我们的日常关联最为紧密,巧妇难为无柴之炊。小时候,家家都烧柴,眼看着天变了脸欲雨欲雪,大人们手头再忙,也得停下活儿去抱柴火,垛在门口的那一堆玉米秸,或者一堆干树枝,就是我们温暖生活的基本保障,抱一堆放在厨房里,雨来也不怕了,雪来也不怕了。房中有柴,心中不慌。

因为柴性本暖,那些树枝,哪怕是淋湿了,在软柴火的火苗上架着烤一会,也能噼噼叭叭燃烧起来,一端在灶膛里烈火熊熊,一端在灶膛外汗水直冒,它在拼尽全力释放火焰,用化为灰烬的勇气努力释放自己内心的能量,去感化锅里坚硬的大米。树枝被称作硬柴火,与麦秸树叶那些软柴草相比,它的勇气无疑更大,火焰更具烈性,烧起来也更省事,不用老续柴。遥想那时候,我坐在矮凳上,小脸被火苗烤得热烘烘红彤彤的,时不时地往灶膛里推推劈柴,在死面饼子南瓜菜的扑鼻香气里,心思游离天外,都想想什么呢?早已记不清了。被几十年的时光深埋着发酵着,那情景,现在想来,真像做梦。

谁都喜欢硬柴,当初,在几十里外的大泽乡发动起义的陈胜,也喜欢“摇干棒”,摇干棒何谓也?顾名思义,就是抱着树身使劲摇,把树上死掉的干树枝摇下来。瘦小的孩子,摇起大树来,真如蚍蜉一样无奈,撼不动半分,勉强摇下几根来,还都是细枝末节,还可能刚巧砸在脸上。那个陈胜不同,他远比我们生猛,他根本不顾地主的禁令,直接用一根长铁棍打,挥舞着一根铁棒,再粗的干棒也能打下来,所以他打的柴总是最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他的思维里,王侯将相都可争得,何况小小干棒乎?揣着鸿鹄之志的他终于揭竿而起,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农民起义,终于成王成侯。性格决定思路,决定命运,放之四海皆准。

我稍大一点的时候,故乡果树种植渐多,每冬剪枝,家家门口都堵着小山一样的果树枝条,自此,我们不再需要摇干棒

了。铲麦茬却是常做的,硬柴的火热都深藏在坚硬的表皮里,内心的热情需要软柴来引燃,麦秸、麦茬、落叶,都是它的引燃媒介,我们一筐一筐地背回家,堆在那里,仅仅看着,心里就起了暖暖的成就感。很遗憾,如今,这些火种一样珍贵的柴草,珍贵的麦茬,在这个使用电力使用燃气的时代,都被当作垃圾嫌弃,不知道该怎样处置了。对于它们曾经给予的那些温暖,我们似乎集体失忆。

篱笆和柴门,作为柴一样温暖的存在,也消失在时光深处了。想当年,一家一个篱笆小院,篱笆扎得稀疏的,鸡可以钻进钻出,狗也可以钻进钻出,甚至那些不想走“正路”的调皮孩子也可以钻进钻出。所谓正路,也就是一扇或者两扇柴门,毫无防备地虚掩着,串乡的要饭的,都可以推门进来,向主人讨一碗水喝。柴院里的大白鹅往往很骄傲,它们高高地扬着长脖子,张开翅膀,嘎嘎嘎嘎,飞奔着碎步一蹶一蹶地跑过来,用通红的扁嘴巴揪人的皮肉,可别说,它揪得还真疼呢。主人吆喝着要打,才委屈似地踱着笨重的屁股慢慢踱开。

柴门里从来没有秘密,谁家锅里煮了什么饭,邻居都一清二楚,那些篱笆墙,都是两家公用呢,吃饭时端着碗站在那儿,隔着篱笆分享一筷子萝卜咸菜,偶尔喝个小酒,也隔着篱笆吆喝着干杯。那些攀爬在篱笆上的丝瓜眉豆葫芦,纠缠在一起不分你我,谁要吃,尽管摘就是。哪有什么你我什么私密空间呢,你院子里开了粉红的指甲花,我的孩子从篱笆缝里就伸手摘了一把,欢欢喜喜染指甲去了,我喂的鸡钻到你院子里下了一颗蛋,我也不会要回来,你转身就丢进锅里煮熟吃了。篱笆,和篱笆内外的情谊,同灶膛里的柴草一样,是旧时岁月里一处温暖的存在。

我很喜欢壁炉,我一直想要一处林间的大房子,疏疏地夹一个篱笆院子,我劈好多劈柴整齐地码在院子里,下雪了,小鸟在上面留下歌声,松鼠在上面留下爪印,夜晚,我连同那些歌声和爪印一起丢进壁炉,眯着眼倚靠着,就一曲萨克斯,听烈焰噼叭炸响,听它慢慢寂灭下去,成一堆带着童年故事的锦爨。

低吟浅唱

腊月 (外一首)

◎马从春

腊月是一幅优美的画卷
天寒地冻水瘦山寒
大地被巨大的白色覆盖
乡村的炊烟袅袅升起
好一幅写意的中国画

腊月是一首抒情的歌
北风在老家的村口
整夜整夜诗意地吟唱
欢天喜地的爆竹
唱响节日的喜悦和激昂

腊月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从新年的童话里走出手
手拿一根神奇的魔法棒
只那么轻轻地一吹
漫天的雪花便纷纷扬扬

腊月是一张回家的车票
以思念和亲情制作
写满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汽笛声呜呜一响
就能抵达无限温情的家乡

雪落故乡

落叶飘零之后
苍苍茫茫的大地上
飞舞着一群蝴蝶
它们叫作雪花

这群白色的精灵
从古老的童话里走出
在一片静谧的故乡
整整落了一夜

它们飞向枝头
树木立刻春意盎然
洁白的花朵
梨花般粉妆玉砌

它们飞向麦田
变成了厚厚的棉被
麦子躺在下面
像是熟睡的孩子

雪落故乡
我心飞翔
童年的往事如烟
再一次拂过心田

